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秦淮春秋

熊榮軍

十里秦淮，是南京城一條安安靜靜的河。

水不洶，波不張揚，就那麼慢悠悠地淌著。從王謝子弟的烏衣風度、六朝名士的文宴雅集裡流出來，流過唐宋書頁，流過明清畫卷，一直流到今天。流過夫子廟瓌瓌燈火，流過尋常人家窗前，成了這座城最溫軟、最深沉的印記。

南京人對秦淮，是浸到骨子裡的熟稔，如窗前草木歲歲抽青。不必誇，不必歎，晨起漫步踏上文德橋，瞥一眼水影，心裡便是一聲「哦，它還在呢」，日子就踏實了。這河，天生懂得與人對話。

無需言語，只憑緩緩水流、溶溶月色，與岸邊一草一木，默默應答人間。

「江南佳麗地，金陵帝王州。」詩句寫盡金陵宏闊氣象，終歸化作河岸的尋常煙火。

朱雀橋邊的草，歲歲清明綠得鮮亮。烏衣巷口的斜陽，把古老小巷染成溫潤金

紅。巷子裡老人擇著菜，孫子望著河裡的畫舫。當年高門的車轍、王謝的衣香，早被風吹散。唯有那燕子，年年循著舊途歸來。啣泥，築巢，嘰嘰喳喳，彷彿一千多年的光陰凝駐。

河水默默，把浮沉榮枯都斂進一泓深碧，與歲月對坐，不言不語。

唐人寫秦淮，筆尖總蘸著淺淺清愁。

杜牧夜泊，煙水凝寒，月華碎成滿河銀鱗。他聽商女後庭花，寥寥數行淡墨，藏盡興衰悵惘，千百年後重讀，依舊能觸摸到蒼涼。劉禹錫輕輕一句：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」言短意深，嚼碎了，竟有滄海桑田的鹹澀。後來初識此句，我抬頭看見簷下飛燕，忽然就懂了那麼一點點世事份量。

這便是河與人的對話，隔著千年，心意相通。

李白流連長干裡，沉醉水鄉船歌。那時舟楫如梭，沿岸人家臨水起樓，推窗

碧波。小孩以竹為馬，採菱嬉鬧，天真爛漫。「郎騎竹馬來，繞床弄青梅」，尋常市井的童真，被李白隨手擷取，字句澄澈，如水流動的青瓷，釉色裡沉澱著唐宋的月白、明清的靛藍，連浪花都翻捲著千年變遷的紋路，深深鑄刻在華夏文脈之中，流淌至今。

李煜遙望故都，一腔故國愁緒，化作一江春水；辛棄疾獨倚危樓，滿腔孤憤，散落千里清秋。世人悲歡各異，秦淮默然容納，不爭不辯，緩緩淨流。它收納一代又一代人的悲歡，安放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事，溫柔渡盡世間悲歡。

明清之際，秦淮便活成了人間世相。

畫舫凌波，燈影如星，絲竹裹著酒香在濕漉漉的晚風裡飄蕩。河房櫺比，窗內透出暖黃的飯食光暈。吃喝聲、談笑聲、琵琶聲，在水汽裡氤氳發酵。吳敬梓看得真切：連菜備酒保身上，都沾著六朝煙水氣。

這份獨特氣韻，不是刻意裝裱的雅趣，而是歲月慢慢熬煮的溫潤底色，是秦淮流水常年浸潤滋養的城市肌理。真正的風雅，從不在高台殿宇、錦繡華章，而在巷口石階旁一盞溫熱的清茶，在市井街巷的煙火蒸騰裡，在尋常日子的煙火瑣碎裡。平淡煙火，煙火日常，才是六朝煙水氣最本真的模樣。

幼時在河邊嬉戲，哪知「煙水氣」為何物？只曉得夏天泡在河裡，濕漉漉爬上青石灘，夏風拂過光背，渾身涼快。如今回望才懂，一河靜水、一縷晚風、一城煙火，都是秦淮獨有的溫柔，是這條長河，贈予尋常眾生最樸素的陪伴。

歲月更迭，金陵換了人間，秦淮還是那條映照千年的河。

有人泛舟，寫繁華燈影裡的詩意；有人揮毫，領天地翻覆的新章。如今的秦淮河，水清照柳，鷺影漾波。晨光裡，老者打太極，推手間帶起河風；晚風中，畫舫輕泛碧波，漢服姑娘臨水定格橋影；鏡頭裡，既有朱自清筆下朦朧的婉約古意，也有滿城國風新生的現世風華。

一條河，流著千年。

流的是水，也是綿長的日子；載的是船，也是沉浮的人心。

秦淮不語，獨坐千年。

晚風徐來，水面漾開漣漪，月亮與燈火在波光交織。靜坐河岸，靜看這千年流淌光影，不必言語，心便有了歸宿。

桂花牽起鄰里情

程紅

朋友圈裡有人曬出了摘洋桂花、吃洋桂花的圖文，讓我滿心羨慕。洋桂花是最愛的鮮餅，每到四月上市時，總要買來進行煎炸烙蒸，盡情享受這來自大自然的花樣美食。但今年春天暫住江南，無論是鄉下的田園裡，還是城市的鬧市裡，都難覓它們的蹤影，於是，我便越發想念北方春天裡，那開得一嘟嚕一嘟嚕潔白似雪、花香如桂的洋桂花。

週末在鄉下婆婆家，與東鄰嬌嬌閒聊時，我隨口說起特別想吃桂花，可惜這裡沒有。這位嬌嬌一聽，笑著說「我知道哪兒有！」我又驚又喜，連忙追問：「真的嗎？在哪裡？」她讓我別急，說再過一周花兒差不多就開了，到時一定喊我去摘。

到了約定的週六，早上剛吃完早飯，嬌嬌就笑著來喊我：「走，帶你摘桂花去！」只見她拿著一根長長的竹竿，頂端綁了一把磨得錚亮的鐮刀。我提著一個大竹籃，跟著她走進狹長的麥田小徑，麥苗一下隱沒了我們的小腿。正是谷雨時節，彷彿能聽見麥苗拔節灌漿的聲響。

來到村西南幾棵大樹下，一股熟悉又濃郁的香氣撲面而來！抬頭一看，在香樟樹與楝子樹之間，有一棵高大的洋槐樹，正開滿了雪白的槐花。這裡遠離村子，少有人知，而嬌嬌的自留地就在樹下，所以知道這棵藏在野外的槐樹。

我按捺不住心裡的狂喜，趕緊跟嬌嬌行動起來。她仰著頭，熟練地用鐮刀削下一枝槐花，我蹲在地上撿起，摘去枝葉放進竹籃裡。我摘的速度總趕不上她削的速度，地上掉落的槐花越來越多，不一會兒籃子就滿了。我說：「嬌嬌，這些可以了，咱們回去吧。」嬌嬌卻興致正高，手不停下，連說「再摘點，多摘點。你把籃子裡的槐花按一按。」我一按，本來幾乎齊籃沿兒的槐花又低下去一些。看著嬌嬌高舉竹竿，敏捷地用鐮刀勾住花枝，猛地往下一拉的樣子，根本不像一位70多歲的老人。直到籃子裡按不下的時候，她才罷手。

我們提著滿滿一籃洋桂花回到村子，婆婆、鄰居們和我圍坐在樓前的水泥地上，一起將槐花從花梗上擱下來。我把

桂花洗乾淨，一部分用開水焯過，放進冰箱裡凍起來，等以後包餃子用。餘下的趁著新鮮，趕緊開始加工。先抓一大把剝得碎碎的，放進一隻碗裡，打入兩個雞蛋，放上麵粉和水攪拌均勻，用平底鍋煎了兩張鬆軟的桂花雞蛋餅，這是為裝了食管支架、只能吃細軟食物的婆婆做的。

剩下的桂花淋上橄欖油，拌勻麵粉，上鍋蒸成桂花蒸菜。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桂花與麵粉相融的清香氣便瀰漫了整個廚房。我強忍著肚裡躁動的饑勁兒，按照南方口味調好料汁，將蒸桂花拌好，給鄰居們都送了一碗，還帶上一塊桂花雞蛋餅。大家嘗過後都說好吃，一位嬌子說：「這輩子還是第一次吃桂花，沒想到這麼好吃！」她們連連向我道謝，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，連忙說「該謝的是你們啊！桂花是東鄰嬌嬌找的，籠布是西鄰嬌嬌送的，麵粉是南鄰嬌嬌送的，我不過是動手加工了下了。等下次，我再請你們吃桂花肉餡餃子。」「好好好！」嬌嬌們齊聲說好，笑得臉上溝壑般的皺紋更深了。我嘗了一口為她們拌的蒸菜，清香，清淡，但不是魂牽夢繞的那種味道。得知我愛吃辣椒，一位嬌嬌立即回家拿來雲南辣椒粉；婆婆也從地裡拔了一頭鮮嫩的大蒜，搗碎拌入蒸菜。我吃了一口，熟悉的味道瞬間激活了記憶味蕾，整個身心被慰貼得無比舒適。沒想到，在江南竟能吃到心心念念的桂花蒸菜，這個春天沒有遺憾了。

一上午忙忙碌碌，雖然累得腰酸腿疼，可看到鄰居們吃洋桂花時那種既新奇又開心的樣子，我心裡也溢滿了快樂，同時還有深深地感動。因為有她們的熱心幫忙，我才在異鄉吃到了家鄉的美食，這道桂花蒸菜裡，滿是相鄰們的溫情。

平日裡，鄰居們時常送來自家做的烏米飯、糰子、韭菜肉餅等當地美食，讓我品嚐；誰家菜園裡新收了蔬菜，也會送來一份讓我嘗鮮。這次，我能用一場桂花盛宴回饋她們，滿心皆是歡喜與自豪。

這個春天，在江南吃到的桂花不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一根絲線，連起了異鄉與故土，牽起了鄰里深情。這份不期而遇的溫暖，將永存在我的記憶裡。

水花裡的太陽祭

馬曉瓊

四月的西雙版納，鳳凰花燃遍了枝頭，瀾滄江的水也漲起了潮。傣歷新年踏著熱浪而來了，潑水成歌，水花映日，一場盛大的太陽祭，就在這滿城清涼與熱烈中緩緩啟幕。水是神賜的祝福，是愛的信使，更是傣家人獻給天地與生活的，最赤誠的禮讚。

外省的朋友常打趣地問我：「你們雲南人的節日可真多，怕是天天都在過節吧？」這話不假。當四月的驕陽，把西雙版納的鳳凰花烤得通紅時，傣歷的新年——潑水節，便踩著瀾滄江漲水的濤聲徐徐來了。

幾年前，因工作需要，我被單位外派到景洪駐紮了兩年。這座被熱帶陽光浸透的小城，用酸辣的味道、溫軟的傣語和滿城的鳳尾竹，給我留下了一段非常難忘的時光。

記得那年剛到景洪沒幾個月，就正好趕上了當地過潑水節。本地的同事早就迫不及待地跟我說起了潑水節的種種歡快，這讓我很是憧憬。

潑水節，又稱宋干節，是中國傣族、阿昌族、布朗族、佤族、德昂族等少數民族和中南半島某些民族的新年節日，為傣族一年中最盛大的傳統節日。

中國傣族節期在傣歷六月，也就是清明節後十日左右，德宏、老撾、曼谷等地潑水節的時間會相差幾天，不過都在公歷四月上旬到中旬這個時間段。

潑水節的歷史，藏在貝葉經的經文裡。傳說惡魔捧瑪點達拉扎作祟人間，七位美麗的姑娘設計殺死了他，卻因魔頭的熱血四處飛濺，不得不輪流潑水滅火。從此，潑水成了洗

去舊歲晦氣、迎接新年吉祥的儀式。如今的習俗裡，既有宗教的莊嚴，更有世俗的狂歡：清晨的浴佛儀式後，人們用銀鉢舀起浸過花瓣的清水，先輕輕灑在佛像肩頭，再彼此祝福——水是聖潔的，更是溫柔的。

記得第一次參加潑水節，我天沒亮就被同事玉香拽了起來。她塞給我一套嶄新的傣裙，自己則穿著鐵錫筒裙，髮髻上插著新鮮的梔子花，她大聲地喊著，「走，先去大金塔。」四月的景洪，清晨的空氣裡充滿了花香。我們趕到大金塔時，早已人山人海。只聽見誦經聲混著檀香裊裊升起，信徒們跪在蒲團上，雙手合十。我學著玉香的樣子，用銀鉢舀起溫水，先澆在佛像鎊金的肩頭，再輕輕灑向身旁的老咪溝（老奶奶）。她的皺紋裡盛著笑，用傣語說了句什麼，玉香翻譯：「她說，水是乾淨的，澆到你身上，去年的煩惱都衝跑咯。」

真正的狂歡在正午炸開。我抱著剛買的水槍，揣著塑料小盆，剛轉過街角，一道水柱「嘩」地劈頭蓋臉澆下來。回頭看，幾個穿花襯衫的小卜哨（小伙子）正舉著水槍笑，水珠順著他們的板寸頭往下滴。「水花放，傣家樂！」他們喊著，我也笑著舉起小盆，舀起路邊水桶裡的水潑回去。一時間，整條街成了水的戰場：水槍滋出的銀線在空中交織，小盆潑出的水花像碎玉亂濺，連騎電動車路過的大叔都被潑得睜不開眼，卻仍笑著按響了車鈴。

最熱鬧的是市中心的潑水廣場。噴泉邊圍滿了人，有人扛著巨大的塑料水箱，有人拿著臉盆大小的容器。不知誰先起了頭，一盆水「啪」地砸在人群中央，瞬間引爆了狂歡。水花濺進我的衣領，涼絲絲地貼著後背；有人把冰塊扔進水桶，潑在身上激得人不禁尖叫；幾個小朋友舉著玩具水槍，追著大人們跑，水珠在陽光下折射出彩虹。我被人從背後拍了一下，轉身看見玉香，她的筒裙濕得貼在腿上，卻笑得眼睛彎成月牙：「今年你被潑得夠多，肯定是要多漲工資咯！」

玉香說，潑水節其實是傣家人的「太陽祭」，水是他們對自然的感恩，更是對生活的熱望，就像瀾滄江的水，永遠向前，永遠乾淨，永遠赤誠……

水花飛濺，日光傾城。這場以水為禮、以歡歌作客的太陽祭，洗去了塵埃，迎來了吉祥，也把西雙版納的熱情與純粹，久久留在了我的心底。水在流淌，愛在傳遞，陽光落在了每一張笑臉上，便是人間最盛大、最溫暖的祭祀。

地平線上的孤影

吳海貝

大地坦蕩得近乎冷酷，一望無際地鋪展開去，被縱橫的田埂和筆直的土路切割成巨大而規整的方格。田裡種著玉米、小麥、棉花，依著節令變換著顏色，綠了，黃了，白了，然後又露出深褐色的泥土。

根生就生在這片平野上。他家的土坯房，像一粒落在棋盤上的泥丸，離最近的人家也隔著兩壟地、一道溝。小時候，他以為世界就是這麼大，這麼平，這麼直。爬到樹最高的枯枝上，看到的也只是更遠一點的田疇，和更模糊一點的地平線。地平線外是什麼？大人說，還是地，沒個完。他覺得那像一道無法逾越的牆。

他的活計是與這平野的肌膚相親。春播，夏鋤，秋收，冬藏。掌心從嫩紅磨成粗黃，最後結滿硬繭，紋路嵌著洗不淨的黑泥。他熟悉每一寸土地的脾性，更熟悉那種「空」。幹活累了，直起腰，擦把汗，放眼望天。除了莊稼，還是莊稼。除了土路，還是土路。視線無處攀援，無處躲藏，直愣愣地撞向天邊，然後被毫無波瀾地攤開，稀釋，最後心裡也跟這野地一樣，空落落的，那是一種廣袤的，卻也讓人心裡發慌的空。

夜裡，平野入睡，呈現出另一種面容。無月的晚上，黑得純粹，厚實，彷彿掉進了墨缸。有月的夜晚，星空低垂，銀河橫亙，燦爛得近乎奢侈，卻也冰冷得拒人千里。他蹲在屋外抽煙，一點紅光在無邊的黑暗與寂靜裡明明滅滅，犬吠聲從極遠的地方傳來，穿過空曠的夜氣，變得飄忽而淒涼。這時，他會覺得平野不是睡著了，而是睜開了另一隻眼睛，正俯視著這粒微塵般的房子和房子裡螻蛄樣的人。

平野上也並非全無變化。只是它的變化緩慢，不為人察。一條土路，今年被車輻壓深了半尺，明年邊上就多長出一排頑強的灰灰菜。一片荒地，頭年還只是零星地冒蔥長，三年不去管，便成了白花一片，什麼也不長了。雨水多的年景，低窪處能積起一片短暫的水泊，映著天光雲影，惹來幾隻水鳥，但不出兩個月，毒日頭就能把它舔得乾乾淨淨，重新裂開乾渴的嘴。最大的變化來自人，人來了，人走了。東頭老薛家，兒子在南方立住了腳，把老兩口接走了，那三間瓦房空了幾年，牆塌了半邊，成了野貓和刺蝟的窩。西邊靠路的田，去年被一個外鄉來的老闆包了去，種的不是莊稼，是一眼望不到頭的速生楊，說是造紙用。那些樹苗齊刷刷的，隔斷了風，也隔斷了根生看慣了的視線，讓他覺得那片地「死了」，成了另一種東西。

根生習慣了這種空曠與緩慢。他覺得自己的血脈裡流的不是血，是這平野上的泥水，沉默，溫吞，帶著土腥和宿命的味道。他娶了鄰村的姑娘，生了娃，娃長大了，也到了覺得地平線是道牆的年紀。娃問他：「爹，山啥樣？」他怔了怔，努力回想年輕時唯一一次出遠門，去八十里外縣城看到的青色影子。「山……就是地上鼓起的包，大的包。」娃不滿意這個答案，眼睛望向土路盡頭，那裡，一輛長途汽車正揚起滾滾黃塵，開往看不見的遠方。

變故來得也像平野上的天氣，沉悶中突然炸開一聲旱雷。媳婦娘家兄弟在城裡工地出了事，癱了。家裡頂樑柱倒了，索賠無門。根生把攢了多年、預備翻蓋房子的錢，連囤積糧食沒長成的豬，一起送了過去。媳婦哭紅了眼，說不能拖累他，帶著孩子回了娘家照料，這一去，再沒回來。他漸漸少了，電話裡除了孩子的學費、家裡的難處，再無別的話。平野上的風，似乎一下子吹透了他的骨頭縫。

他一個人守著那幾畝地，守著空了的房子。日子被拉得更長，更扁，更空。他勞作，吃飯，睡覺，對著田野發呆。風依舊吹，莊稼依舊綠了黃，黃了綠。只是那空曠，不再是單純的空曠，裡面滲進了別的東西。像田里缺了苗的一片地，格外扎眼。他開始在黃昏時，走向平野深處。沿著田埂，順著溝渠，漫無目的。一直走到房子變成一個小黑點，走到四野完全被暮色吞沒，只剩下他和無邊的土。這時，那種空，達到了極致。但奇怪的是，在這種極致的空裡，他反而感到一種奇異的「滿」。風聲灌滿耳朵，泥土的氣息塞滿鼻腔，整個身體彷彿被這廣袤的存在所充滿。他不再是一個孤零零的人，而是成了這平野的一部分，一個有溫度的土塊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